

吳佩孚榆關喪師記 (續完)

章君毅

直奉大戰戰費若干

從十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，直奉兩軍在二郎廟、角山寺一線，打得天崩地拆，神鬼皆驚，當二郎廟陷於奉軍之手，吳大帥夜不與寐，雙目盡赤，他急調張福來自北京飛馳赴援，以五師八旅之衆傾巢而出，目標在於奪回二郎廟重地，其實吳佩孚破釜沉舟，被迫而與強勁的奉軍性命相拼了。

吳大帥日以繼夜，親臨前線督戰，他在砲火連天中故意昂然而過，毫無畏縮倉皇之態，直軍將士私下都說：大帥一生以關岳自況，看他在二郎廟前線，簡直的成了趙子龍一身都是膽。其實這正是他用心良苦，想用自己「不怕死」的精神，激起麾下十萬大軍的旺盛鬥志。吳大帥在民國以來的將領中，是從刀矛子時代一直打到飛機、大砲、機關槍的，他心中何嘗不明白，徒憑血氣之勇，斷難在現代戰爭中取勝。現代戰爭頭一個打的是錢，沒錢萬事莫辦，而吳大帥恰好是一個打的是錢，沒錢萬事莫辦，而吳大帥恰好是「這錢逼死了英雄漢」，戰費要一天一天的籌，糧餉得點點滴滴的湊，討逆軍的總兵站遠在河南鄭州，白旗黑字上天書「直魯豫巡閱使署鄭州兵

站」，白旗之旁火車月臺上饑餓餓堆積如山，直軍從南到北儘運饑餓餓，跟奉軍由東而西一車車趕運罐頭牛羊肉，與乎那一箱箱的奉天老頭票、大洋錢犒賞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，留意到這一點的人，早就曉得直系羅掘已窮，搜刮一空，直奉二次大戰，決無獲勝的希望。

前線整天在爲柴米油鹽發愁，後方北京王克敏和曹三爺的嬖人李彥青、李六相勾結，說服了早年推車賣布的曹三爺，趁吳大帥披星戴月轉戰山海關，管他反對不反對，先把「金佛郎案」的賣國生意做它一票。這一票便得了七百萬，直系敗後李彥青被捕下獄，他自己承認到手四十萬元，又說是各部總長也都得了這個數，事後查明他拿四十萬昧良心錢屬實，各部總長分潤到是子虛烏有。——前線拼命後方賣國納賄又成一強烈的對比，吳佩孚在陣地上聽了險乎氣炸，麾下官兵口耳相傳，當然會義形於色，對士氣軍心發生了嚴重的影響。

直奉戰後，給張作霖張大帥管度支財政的王永江，開過一張賬單給張大帥看，二次直奉大戰，統共總打了一個多月，但是奉方付出的戰費高

達三千萬元之巨，除此之外，據張大帥親口透露

「我花了三千萬元的資本，窮三年之力，利用東北的三大口岸，儘量由外國進口機器武器與彈藥，外加上自己開廠大量生產，方始有了直奉二次大戰之前，那麼樣的戰備！」

這話也就是說：直系曾以三千萬元充實戰備，再用三千萬元打山海關裏外的這一仗，兩筆數字一加是六千萬的巨款。

直系所花的戰費，號稱兩千餘萬元，其實純粹是騙人的，實際數字再怎麼算，也到不了兩千萬的一半。曹錕一門皆「富」的總資產何止億萬，但是當了「北洋大總統」的曹三爺，和一次直奉大戰時作風大不相同，一次直奉大戰曹錕慷慨言道：

「有子玉在，咱們一定可以得勝，我相信子玉，勝於相信我自己，一切事全由子玉佈置，連知會告訴我都不必。至於餉需所在，我家裏雖一草一木，全部可以捐出來！」

然而第二次直奉之役到了生死嚴重關頭，一提到錢的話，曹三爺居然噤若寒蟬。吳佩孚與吳大帥還在洛陽籌思戰計的時候，他

即已分電各省，請各省督軍協籌軍餉，當時陝西、甘肅答應四十萬，山西、綏遠承認三十萬元，直隸王承斌還很賣氣力，他硬性規定直隸各縣分爲大、中、小三級，每縣募款三四千至五六千元不等。把這些個總加起來，一共纔祇有幾個錢？所以榆關兵敗，馮玉祥倒戈，吳大帥一夜急行七百里，退到了天津火車站上，他想撫綏流亡，招收舊部，却不料連他的總部開拔費都一文不名，迫不得已，他在天津代行北洋總統職權，將李榮殿、楊以德加官晉爵，要他們請商會籌集旅費，限以七日之期，結果是商會代爲收了四個月特別房租，吳大帥這才乘桴於海，率衆南下，脫離了四面楚歌，重重包圍的險境。

這是直奉二次大戰吳大帥兵敗的第一個重要原因，「這錢逼死了英雄漢」。吳大帥一敗於「



直奉二次大戰大獲全勝的奉軍統帥張作霖

再敗於械三敗於叛

他那第二敗却是敗在於「械」，跟奉軍交手，方知自己的武器配備太差，吳大帥所部十餘萬官兵的武器配備，來源有三：

- 一、舊存的老底子。
- 二、第一次直奉大戰，亦即三年之前自奉軍手中繳獲的戰利品。
- 三、漢陽、鞏縣兵工廠加緊開工，所趕造出來的次品劣貨。

以這些個七拼八湊的武器，怎能與張大帥斥資三十萬大量購買製造的精品相比。尤其，自民十到民十三，奉張在關外埋頭苦幹，積極備戰，



二次直奉大戰中卓著戰功的少帥張學良

奉系是在安定中培養力量，而吳大帥叱咤風雲時代的直系，他那些天雜槍式的軍械，居然還經過了大量消耗，以及天南地北的聯絡勾結，到處送禮，使這些廢劣軍械數量一再減少。直系的軍械「漏洞」計有：

- 一、民十一年打過一次湘鄂，鄂川之戰。
- 二、兩度接濟四川楊森。
- 三、助孫傳芳入閩。
- 四、助沈鴻英犯粵。
- 五、遣斬雲鶚授蘇。
- 六、濟陳炯明背叛 國父。

因此，二次直奉大戰起兮，儘管山海關裏外統帥督戰，將士用命，吳大帥的第三師起領頭作用，前仆後繼，凌厲直前，總人數又倍於奉方，可是，就由於軍械太差，比不過人家，在奉軍猛烈的砲火之下，直軍犧牲慘重，一退再退。

石門寨棄守以後，吳佩孚親自配備各師各旅的重武器，說來可慘，能够攻擊摧毀的重砲，一總只剩了四門。吳佩孚給了擔當正面的第三師兩門，剩下兩門則第二十三師和第二十五師各獲其一，吳大帥傾五師八旅，企圖奪回二郎廟與角山寺的那一仗，他把四門重砲都擱在左翼，殊不料奉軍連番猛轟，四門重砲轉眼間便成了廢銅爛鐵，連重武器都沒有啦，十萬貔貅的血肉之軀，怎敵得過槍林彈雨，這個仗又怎麼打法？

直奉二次大戰「常勝將軍」吳佩孚

之敗，第三層因素是敗於「叛」，「陸軍檢閱使」，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，趁角山寺、二郎廟之間大戰方酣，突然之間抽了後腿，他自古北口回師北京，襲取京師後方，斷絕了吳大帥的後路。

吳佩孚和馮玉祥，在北洋軍閥馬弁式將領之中，可謂一雙出類拔萃的佼佼者，當民國七年，吳佩孚領第三師大軍南下，打到了衡陽便頓兵不前，發出息爭禦侮的通電，使吳佩孚以一名師長，薄海同欽而望重天下，當時馮玉祥率領北洋第十六混成旅，駐紮常德，從這時候起，他們兩位由於目光較遠，脾性相投，經常的信使往來，十分投機。在那一個階段，吳佩孚個人的聲望，及其在北洋軍中的關係和地位，無可否認，他是高凌駕在混成旅長馮玉祥之上的。

但是，時間再往上推，民國四年年底，袁世凱洪憲稱帝，所激起的護國軍倒袁之役，吳佩孚和馮玉祥同時被袁派赴四川，對護國軍作戰，那時候，吳佩孚還是第三師第六旅旅長，馮玉祥則已當上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了。有此一段官階的「大同小異」，因此，馮玉祥會經憤懣不平的說過：

「後來有人說我是吳佩孚的部下，其實我此時（指民國四年）已為混成旅旅長，直屬陸軍部，共有十營，而吳不過為一步兵旅長，只六營，無論地位資格我都在吳之上，何得反謂我為吳之部下。這完全是「不明真相」的人底妄測！」

吳馮蜜月為時幾何

真相究竟如何呢？護國軍之役後，吳佩孚陞任了北洋第一勁旅，主力部隊第三師的師長，他擔任北洋直系的主帥，一勝皖段，再勝奉張，馮玉祥不但為十六混成旅旅長如故，而且還是在吳大帥預指氣使之下貼耳聽命的部將之一。這以後，吳佩孚由直魯豫巡閱副使，而兩湖巡閱使，直魯豫巡閱正使，做了權勢絕倫，炙手可熱的「直系中央」之中央，迄至馮玉祥倒戈相向，猛抽後腿，促成直系的全盤失敗，馮玉祥雖然和吳佩孚、齊燮元、王承斌並為世稱「直系四大金剛」，可是，他依然是吳佩孚手下的一員大將。

吳、馮合作的蜜月時期，厥在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之役，吳佩孚正在西線長辛店一帶苦戰，河南督軍趙倜，誤聽信了吳佩孚中砲陣亡的消息，為了討好奉張，不惜命他的兄弟趙傑向吳佩孚部將斬雲鵬開火，使吳佩孚的後防，大為震動，虧好有吳佩孚預先佈置馮玉祥這一着棋，馮玉祥捨了陝西督軍不要，在河南跟趙倜、趙傑狼狽一場，擊潰了南路叛軍，吳佩孚方始能够在東、西、中三路，將奉軍擊敗。

馮玉祥為什麼會對吳佩孚如此憤懣？這兩位北洋軍閥中的佼佼者，感情裂痕發生在民國十二年，直奉一次大戰方勝，吳佩孚便保舉馮玉祥為河南督軍，遂了馮玉祥的「當時」大願，酬賞他平定「內叛」安定後方之功，誰曰不宜。

然而，蜜月時間不過數月，旋不久，吳佩孚就叫曹錕的參謀長，山東省長熊炳琦去通知馮玉祥：「河南督軍你別幹了，我要派老把弟張福來擔任。」

馮玉祥當河南督軍纔一個多月，便給吳佩孚

一聲通知，擁下臺來，怎不使他把吳佩孚恨之入骨。尤其，吳佩孚先則許他「熱察綏巡閱使」一席，及至河南督軍實座讓出來了，「熱察綏巡閱使」偏由北政府發表了由第十三師師長王懷慶兼任，於是馮玉祥兩頭落空，只得了個「陸軍檢閱使」的虛銜。

吳佩孚當年推走馮玉祥，倒並非有如歷來傳言是因為徇張福來要求豫督之情，而「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」，馮玉祥究非吳佩孚的直系人物，他去馮而昇張，實有幾點內情：

一、馮玉祥野心勃勃，招兵買馬。馮本是北洋第十一師師長，他到河南前後幾個月，便收編了三個混成旅（編制是到達北平以後完成的）：亦即第七混成旅張之江，第八混成旅李鳴鐘，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，他這種「快動作」，由於洛陽、開封近在密邇，看在吳佩孚眼裏，難免會覺得大大膽妄為了些，不僅怒火中燒，而且覺得可怕。

二、吳佩孚命馮玉祥每月協餉二十萬，馮玉祥竟拒不照辦。

三、風傳馮玉祥查抄趙倜的財產，得了兩千萬元，在直系那麼樣鬧窮的時候，他竟然全部中飽私囊，又傳他全數匯到了美國。

所以，在吳佩孚看來，他把馮玉祥調開，是事不得已，實備處此。否則的話，馮玉祥快要從「尾大不掉」，進而為「取而代之」了。

縱奪了馮玉祥的豫督，使馮玉祥叫恨甚深，亟思報復。因此在吳佩孚四照堂點將的時候，並非不知馮玉祥的決不可靠，但是馮玉祥擁有一師三混成旅之家，他的部隊又久經訓練，驍勇善戰

除了吳佩孚自己的直隸部隊，環顧直系將領，都不是馮玉祥的對手。吳佩孚不把馮玉祥派為第三軍總司令，叫他去攻打熱河，難道還能留他在後方北京，讓他不用着費時回師，便可以「變生肘腋，反戈相向」嗎？

便自大敵當前，吳佩孚調兵遣將的時候始，馮玉祥的叛志，早已決定，叛象更是一天比一天的彰明顯著。此間，僅祇舉其拳拳著者，簡單明瞭，附列於後：

一、吳佩孚方到北京，他便要求打敗奉系以後，昇他以東三省巡閱使一席，取代張作霖，而經吳佩孚率直的加以拒絕。

二、臨開拔，遲遲不行，使吳佩孚無可奈何，給了他十五萬元的贖費。

三、開拔後，趨超不前，根本沒有領軍赴戰的意思。照吳佩孚所定的戰略，馮玉祥一支大軍的任務，有以下的兩項：

1. 先行佔據熱河邊境，相機進窺錦西、興城一帶，截斷綏中及山海關附近奉軍的歸路。

2. 作為進窺義州的王懷慶第二軍的後援。

這兩項任務都不是頂重要，影響最大的，由而可見吳佩孚早已對馮玉祥有疑忌之心，不但任務不重，而且，他還加派了胡景翼和孫岳緊躡馮玉祥之後，叫他們嚴密的加以監視。然而胡、岳二人當時就已和馮玉祥聯絡好了，共同行動，這豈又是一向「用兵如神」的吳佩孚始料所及呢？

馮玉祥之臨陣倒戈，得到證實，他曾得了張作霖的巨賄，而居間聯絡的人，是為息影津門的段祺瑞，這便是馮玉祥在電請國父北上主持大計

後，又不得不擁戴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在直奉二次大戰之前，馮玉祥與段祺瑞已有接洽，段的目的是驅曹（錕）倒吳以自代，而以奉軍與國民軍為兩大支持力量。馮玉祥便說他可以聯絡孫岳、胡景翼二人同時舉事，不過他也要十五萬的「營務安頓」、「犒軍之費」，段立電張作霖，請張照付，並且約定倒直後張平分秋色，張作霖獲電即匯奉天票一百萬，折合國幣十五萬元。馮玉祥拿了去分給孫岳三萬，胡景翼兩萬，自己到手十萬大洋。於是於大戰方殷，古北口倒戈，京師變作。使吳佩孚竟如楊雲史「榆關記痛詩」所謂：

「……
再見金牌恨，中原盡失聲，萬軍當勁敵，大盜規神京！舉國今無主，何年見太平。班師大家哭，功敗更成名！」

黃郛參加借步登高

馮玉祥在直奉二次大戰時決心倒戈，事實證明他早有預謀，他領軍出發之前，即會與當時孫寶琦內閣的教育總長黃郛有所密議，臨走時留一本「成密」密碼本給黃郛，以備秘密通訊之用，據沈亦雲女士著「亦雲回憶」一書中的記載是：

「馮（玉祥）出發赴前線，留密碼本一冊給臍白（黃郛的號），曰「成密」。約曰：此去前線，一路荒僻，諸事隔膜，請臍白隨時打招呼，唯他的招呼是聽。臍白問：「在京誰參與機密，可以相商？」馮答無人。問：「何不告之子良？」

子良者，薛篤弼字，時在內閣為內政部次長代

理部務，實係馮之代表。馮言：「子良膽小，且留京有代他請餉請械之事，若預知此舉，氣將不壯，反為不安。」……」

字裏行間，玩味馮玉祥的用心，當然是一方面「伺機倒戈，回師北京」，另一方面還得指派專人，向曹錕為首的北政府索餉、索械，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，同時也有以增加曹錕的困擾。

所以馮玉祥率部北上，繞到距京半日行程的通州，剛拿了吳大帥十五萬大洋，便開始派人回京索餉，然後他催餉之舉日繁一日，而大軍進發却在跛着蝸步，吳佩孚命他的參謀長張方岩，一天幾個電報打過去催他進兵，馮玉祥方始極不情願的推進到懷柔，他在古北口按兵不動，與奉軍互不侵犯。

十月十八日，黃郛在北京冒險致電馮玉祥，很明顯的知會他說：

「吾儕立志救國，端在此時。」

馮玉祥旋即回電，電文是：

「來電備示同人，蒙意僉同，準十九日晚登程。」

便在這一天，馮玉祥在古北口發表通電，請北洋政府懲辦二次直奉大戰罪魁，以謝天下，却是列名「應行懲辦者」之首的，竟然不是吳佩孚，而是曹錕的四弟，曹四爺曹銳。

同時還拍了一張照片，是馮玉祥部高級將領的合影，照片上題着字：

「十月十九日馮平國民軍起義。」

十月十九日實在是直系——吳佩孚的多事之「秋」，當日，一日數電催促馮玉祥進兵的總部參謀長張方岩，信筆寫了這麼一句話：

「……大局轉危為安，賴斯一舉。」

馮玉祥隨後，認定了山海關戰場吳佩孚已敗，於是，反戈回師之志決矣。

原先，馮玉祥倒戈一則是投機取巧，一則為雪私憤，但是由於黃鄂的參與，受了黃鄂的影響，震驚中外的「回師倒戈」便不然一變而為「首都革命」，成為轟轟烈烈的一大壯舉。若不是馮玉祥勢力尚未鞏固，他的作為又被守舊的北方人士深覺無法容忍，說不定首都革命，歡迎國父北上，俱能順利完成，而使中華民國的統一和復興，提早三年。

證據是新近發表的「亦雲回憶」所載之一段

「……行動既定，預計若無挫折，十月廿三日馮軍前鋒可入北京城，臧白約定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與之會晤，馮之班師計劃係全軍向後轉身，去時殿軍變成班師之前鋒，鹿鍾麟之旅首先入城。兵士晝宿夜行，四日而到京，一路無人知曉。四日中，留後之人，仍日日將預擬之戰報發電向政府報告。」

沈亦雲女士在她的書中說：二十二日之夜，黃鄂是在午夜時分方抵高麗營。一望無際的露營，幸有相識衛兵陪到其中的一個篷帳，馮玉祥已經先在。

當馮玉祥和黃鄂磋商文告通電的時候，沈亦雲女士的記載是：

「馮先生（玉祥）出示預擬的文告通電，爾白看後表示異議。原稿僅將內戰罪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，對曹錕仍稱總統。臧白說：『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，未免小題大做了。』馮以為然，臨時請另擬稿。帳中無桌椅，走向附近民居，敲門借坐，世傳之國民軍三軍通電，實半夜在民家

土炕所寫。……」

這一個由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（即此改稱國民軍第一軍、第二軍、第三軍）所部旅長以上將領聯名發表的通電，是在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早晨發佈，而在當夜方始傳抵吳佩孚的行動作戰總部。

吳佩孚在獲悉馮玉祥回師倒戈，北京易手的消息以後，是如何從事他令學世震驚的奇跡式大撤退。十月二十四日晚間，獲知馮、孫、胡、王四員大將叛變，北京失陷，曹錕被囚，張宗昌的前鋒已經抄到他的後路。十月二十五日一早，他卻像個沒事人一般，親率參謀長張方若以次，總部高的軍官，齊赴二郎廟前線，又度展開猛烈無比的攻勢，幾幾乎就要把二郎廟重新拿下。

可是，時鐘一敲十二點，吳佩孚立刻返回總司令部，他一到，山海關正面的高級將領旋即奉召到齊。這時候，他當眾宣佈北京生變，馮玉祥倒戈，然後，一連串頒下各級部隊循序撤退的時間和路線，那一個十萬人總撤退的大規模計劃，井然有序，有條不紊，便是在一夜之間籌思定計的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六時，總撤退開始，吳佩孚的三千鐵衛，槍實彈，武裝齊全，首先登車出發，直駛天津，到強敵環伺，千軍萬馬中的敵方要地，為吳大帥打前站，佔領落腳的據點。

兩小時後，總司令部專車在二十五日下午八時用最高速度，駛赴秦皇島，一衝即過，全軍自總司令以次人人持槍備戰，七百里漫長旅程一路鼓輪急進，沿途絕不停留，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，專車突破重圍，平安抵達天津車站，吳佩孚在中外人士眼中宛似自天而降，他這一次神奇的突圍成功，曾被外人稱之為東方式的「天方奇譚」。

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晚間八時，馮玉祥的部將鹿鍾麟，率部自北苑出發，向北京安定門挺進。新成立的國民軍，一概佩有白底黑字的臂章，馮玉祥便在士兵臂章上表明宗旨：「誓死救國；不擾民，真愛民。」

十二點正鹿鍾麟率部進抵安定門，京師警備副司令國民二軍軍長孫岳大開城門派人歡迎，由午夜到黎明，國民軍兵不血刃的佔領全城，電話全部切斷，滿街遍貼安民佈告，站滿了國民兵崗哨。

「首都革命」之夜，馮玉祥先派兵將北洋總統曹錕，軟禁於中南海之延慶樓，與此同時，又有幾個必欲得之而甘心的人，也是立即派人分頭緝拿，其結果是經常把扣馮玉祥部薪餉的財政總長王克敏跑了，北洋總統之弟二十六師師長曹錕之兄，津保派首領之一的直隸省長、兵站軍需總監曹銳落入馮玉祥之手，馮玉祥譴而且虐，叫顯赫一時的曹四爺，穿一身單褂揀立在院子裏罰站，於是錦衣玉食，作威作福的曹四爺因而感染風寒，由感冒轉為肺炎，旋不久便一命嗚呼。

另一個被馮玉祥恨之入骨的曹錕妻人李彥青李六，因為公府收支處總辦，兼兵站軍需副監，盛傳馮玉祥抓到了他以後，將他全身澆水，凍成「冰人」而死。事實上是他在被捕時猶嫌姬人高臥，馮玉祥的部下用棉被將他裹住，抬到前糧寺陸軍巡閱使署，亦即當時馮玉祥的總部，馮玉祥當即施以鞭笞之刑。李彥青的正室妻子曾經一再跪求，願意獻出全部財產，祇求保全李彥青的性命，但是馮玉祥却把李彥青從十月二十三日一直拘押到十二月十五日，在此期內拷掠備至，勒索殆盡，方始由新任的北京警衛總司令鹿鍾麟，將他押赴天橋刑場執行槍決。

十萬精銳潰於一旦

被囚於延慶樓的曹錕，一切唯有聽馮玉祥的擺佈，十月二十四日，一日之間，他被迫連下四令：

- 一、前線停戰。
- 二、撤銷（對奉張的）討逆令，前方軍隊由王承斌、彭壽莘暫予維持。
- 三、免吳佩孚本兼各職。
- 四、派吳佩孚督辦青海整務。

第二天，吳佩孚便說他奉到「大總統」曹錕的密諭，號召全國將領，會師討馮。接着，便有王懷慶等三十六名北洋將領通電響應，嚴斥馮玉祥倒戈犯上，通敵謀叛。然而十月二十五日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組織國民軍，分任一、二、三軍軍長，在國民軍通電的名單裏，王承斌赫然在焉，吳佩孚由獲知，王承斌已變，王懷慶則還在他這一邊。

率領衛隊抵達天津後，吳佩孚下令衛隊在楊村和軍糧城一帶，挖掘戰壕，準備抵禦國民軍來犯，而在這同一天，馮玉祥的部隊由北京出動，直撲天津，大戰一觸即發。京津之外，南方各省如方行驅走盧永祥的齊燮元、孫傳芳、蕭耀南等，無不紛紛通電討馮，揚言即將派軍北上，援吳大帥動作最快的，首推吳佩孚的小同鄉，魯軍第一混成旅長潘鴻鈞，他不得山東督軍鄭士琦的同意，自動領軍開抵天津近郊，正好趕上了阻擋馮玉祥國民軍的首次攻勢。此外更有吳氏部將李濟臣，他在鄭州集結三省軍隊，出任陝豫援軍總司令，用最迅速的行動，北上赴援。

但是，北路戰事，節節失利，奉軍張宗昌部

用黑龍江騎軍為先導，輕騎兼程疾進，在兵荒馬亂之中，一下子逃到灤州，灤州守軍統帥之人，無心戀戰，輕易失陷了直軍後防重鎮，影響所及，張福來被圍，榆津交通中斷，山海關當面的奉軍蜂湧入關，分三路攻佔秦皇島，壓迫直軍，東逃西奔，一部份搶登輪船駛赴塘沽，其餘大部星散，被迫撤械者達兩萬餘人，並有大批高級軍官被俘。

一方面是「兵敗如山倒」，一方面則「樹倒猢猻人退」，親皖的山東督軍鄭士琦，表明態度堅決反直，聽說孫傳芳、齊燮元即將派遣大隊人馬北上，助吳討馮，規復平津，他立命袁州鎮守使張培榮，將蘇魯兩省交界之德利國驛一帶的路軌拆除，因此，津浦路宣告中斷，蘇、浙、皖三省的直系大軍，一概被阻於山東省境之外。另一條由南往北的要道，平漢鐵路，竟亦由山西閻錫山，出兵佔領石家莊，石家莊一失，平漢鐵路也不通了。但是在鄭州的李濟臣仍然奮力猛撲，他和趕往截堵的國民軍在石家莊以南發生激戰。吳佩孚很想李濟臣能够為他打通平漢線，可惜李部兵少，象羣懸殊，一時遠水難救近火。至於湖北陳嘉謨組成湖北援軍總司令部，孫傳芳急遣孟昭月部北來，四川楊森和湖南趙恆惕，一概激於義憤，通電遣師援吳，由於津浦平暢，平漢西路的阻斷，全都成了畫餅充饑，無補危局。

陷於奉軍與國民軍重圍中的吳佩孚，他總司令部週圍的戰火，越來越近，潘鴻鈞迎戰馮玉祥失利，他的一旅大部均被繳械，馮玉祥的部將孫連仲、馮治安直迫豐臺，還奉虧駐津英軍仗義勇為；衛進孫、馮二部的前哨，暫時受阻了一下國民軍「活捉吳佩孚」的殘厲攻勢。

吉田茂力說吳佩孚

二次直奉大戰吳佩孚終因馮玉祥倒戈而失敗，他自秦皇島撤兵，火車一夜疾駛七百里，而於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抵達天津總站。吳佩孚的總司令部便設在專車上，他留津一週，處理政局。各方珍密術士紛至沓來，運動停戰，北洋大好佬如王士珍、張紹曾也義不容辭，願為調人。王士珍和直隸道尹吳履親力主外交調停之說，兩人聯袂在訪日本駐津總領事吉田茂（中日戰後曾任日本首相），要他轉請東京方面向奉張交涉停戰，吉田茂在這時候拿了一「騷」，他說馮（玉祥）胡（景翼）軍隊南下在即，戰事刻不容緩，他很關懷吳大帥有否應付此種危機的成算，至於請東京日政府出面調停戰事，他提醒吳佩孚要考慮時間的問題，因為無線電報打到北京急一天，拍往東京尤須兩日之久，惟恐「緩不濟急」。他又說他已與安福系首要王揖唐商量過，王揖唐希望吳佩孚擄段祺瑞出山，負責善後。言下之意，只要吳段合作，日方必予支持，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。

王士珍、吳履親覺得吉田茂方面不無一線之望，約定翌日中午在日租界敷島亭重晤，屆時吉田茂如約而至，概允分別致電北京、東京與奉天，調停戰事，並且希望能在次日下午五時往訪吳佩孚，面談種切。

吉田茂對於促成段吳合作一事好不熱心，十月二日下午五時他親謁吳佩孚於天津總站吳氏專車，他向吳佩孚反覆陳詞，一再強調：當時戰局問不容髮，暗示吳佩孚的處境危險萬分，而調停直奉之望，唯有請段祺瑞出馬援助，他看看吳佩孚的臉色不對，又自相矛盾的贅了一句：

「中國的事，應由中國人自行處理，不可妄使外國勢力參與。」

這個話有兩重意義，一則，迎合吳佩孚一貫的主張，以爭取他的好感，其次，則也在暗諷吳佩孚不要在走投無路時接受英美的協助。因為英美輿論一向支持並頌揚吳佩孚，當日日本在華勢力日漸膨脹，奉系新勝又使日本關東軍的勢力順利入關之際，英美確會渴望助吳佩孚一臂之力阻遏日本在華的擴張。

吉田茂坦白承認，他那日早上已借王揖唐去見過段祺瑞，但以段吳合作是當時收拾時局最妥當、最有利的途徑，他懇勸吳佩孚說：

「將軍與段氏本有師生之誼，將軍為貴國國家前途計，似應一掃過去感情上的隔閡，與段氏衷誠合作。」

把大戰之前段祺瑞智囊袁良和岡野的「巧遇」，以及敗後吉田茂的積極奔走段吳合作這兩件事連貫起來，日方的用心，吳佩孚已瞭然胸中。日本既怕英美利用吳佩孚的戰敗出為援助，當英美勢力與吳佩孚結合，日本侵吞中國可能永遠不會實現。同時，奉系力量因戰勝曹吳推展到新的最高峯，已使日方有所警惕，尾大不掉在其次，日本最怕的是中國統一。促成段吳合作，以直皖聯合陣線對奉系，中國的局面仍然是分崩離析，這對傾於混水摸魚的日本較為有利。

吳佩孚答覆吉田茂，大義凜然，慷慨悲烈，當主帥（曹錕）被俘，生死莫卜，十萬大軍狼奔豕突，土崩魚爛，自身則因處重圍險境，茫茫天地，無路可投，吳佩孚輕生死，尚道義，他面折吉田茂，峻拒曹錕，他當時的慷慨陳詞，若以曹錕在直系當政時期的顛頂愚駭，吳佩孚兩年來的內外煎逼相比，當可發現，他那不屈不撓的「愚忠」，實為中華民族正氣之所鍾，祇這幾句話，便足以與「我從末路拜英雄」！

吳佩孚說：

「貴總領事拯救中國之美意，我很感激。然而各國歷史與其國民性迥異其趣，因此關於國家觀念，也彼此不同。歐美各國立國不過兩百年間，其有千年歷史者殊鮮。唯我國為擁有四千餘年文明歷史之古邦，且有千古不滅的不成文憲章，那便是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！」

「揆諸我國歷史，八德張，則國憲立而國運興，壞其一，即之收拾人心之準繩。中國之有八德，正如貴國萬世一系之天皇，是為團結全體國民的力量。有八德而有中國，斯道衰則國必亡，這是千古顛撲不破之至理！」

「倘若我聽從貴總領事之言，為一時權宜之計，結段而背曹，那麼，大義名份，我將何以自圓其說？而氣節因此敗壞，我還有膺任國家重寄的資格嗎？世人每每以中華民國既立，君臣之義已不存在，我的看法則否，倘能保全八德，必可有正彝倫，君臣之義何妨代之以長幼之序？」

「再說，段芝老今日果真起而擔當收拾大局之任，在不諳中國局勢之外人看來，或可不予責難，殊不知這樣做對於段先生的十年苦節，毋寧是一種污蔑。段先生品行高潔，思想正大，出入儒、佛之學，且能體悟八德，倘如他一旦接受張（作霖）馮（玉祥）的推戴，投入當前的政治漩渦，便不是忠於國家之舉。因為中國政治之隆替，繫於大道之消長，我面臨國家興亡關鍵，獨欲遵循正道，義無返顧。至於個人一時之成敗，本不在考慮之列，這是我斷不能擅自背曹而結段的主要原因所在。今日之事，我某某人早已下了決心，寧為玉碎，不求瓦全！」

吳佩孚的話說得斬釘截鐵，義正詞嚴，吉田祇好悵然放棄調停的努力，但是吉田茂由於這

一次會談，他個人對吳佩孚極感欽服，往後他會一再通知岡野，有關馮玉祥、胡景翼、孫岳合兵進逼天津，以及張作霖非與吳佩孚議妥不可的消息，並且請岡野建議吳佩孚暫時退入日本租界，吳佩孚聽後，對於吉田茂的關切表示感激，但是他說：「誰要我進租界，我要誰的腦袋！」

從十月二十六日到天津，以迄十一月二日，吳佩孚滯留天津車站一個禮拜，他無法再戰，但拒不降，不走，決不入租界，部下見危機四伏，追兵已近，開始悄悄的私逃，三十餘節頭等車廂，大部份都空了出來，凌亂冷清，一片淒涼。吳佩孚一心在等張福來領他的十萬部家退回津門，然後一路打到山東，逐走親統的鄭士琦，和新勝浙盧的齊燮元、孫傳芳結為一氣。可是張福來勝難敗更難，這一回的表现竟是空前未有的「窩囊」，直軍並非士氣渙散，也不是沒有且走且戰，追上「主帥」的決心，——馮玉祥有一個營，搶上了直軍撤退的車輛，嚷嚷着叫他們繳槍，結果是車上軍官下令開車，馮部下不來，一陣肉搏，反被直軍繳了槍去。——却是張福來倉皇失措，他自己帶着一團衛隊首先被圍，十萬魏統統率無人，於是東奔西走，大部星散，張宗昌利用「山東人不打山東人」的口號，吸收了不少；馮玉祥、胡景翼也收編了一部份。

十一月十二日胡景翼的先鋒已抵北倉，距離天津車站祇有九華里，吳佩孚始下令開車，深夜十一時鼓輪東駛，三日拂曉抵達塘沽，吳佩孚親率幕僚衛士改乘火輪駛往大沽口，登上早已準備好的華申輪。五千多噸的這艘船上，到處都擠滿了潰敗的直軍。但是吳佩孚軫念將士，情不自禁，他還堅持華申輪在大沽口多等了四天，以待「我洛陽子弟」來歸。然後長笛一鳴，黯然而下。

(全文完)